

魂繫中華



魂繫中華

錢君題

——郭沫若流亡归来

吴民民 吴基民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周林发

魂 系 中 华

——郭沫若流亡归来

吴民民 吴基民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25 插页 3 字数 91,000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800

书号 11074·709 定价 0.63元

序

林 林

DB47/35
我很少为人作序，少到几乎不写的程度。在十年浩劫后，我虽曾为散文家杨朔、诗人韩北屏的遗著写过序，但这主要是为悼念亡友，寄托自己的怀念之情。可是，袁鹰、吴泰昌两同志跟我说：别的序你可以不作，这本书的序却不该推托，而且你也会欣然命笔的。我纳闷了。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仅仅因为这本取名为《魂系中华》的新作写到我曾经经历过的血与火的时代？仅仅因为当时我和这本书的主人公郭沫若先生同在日本？仅仅因为我曾目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侵华罪行，以及爱好和平的人们奋起反抗的场面？假如仅仅出于这缘故，而又盛情难却的话，那么这篇序我可以写，但肯定写不好，最多是篇应酬文章而已。

然而，当我读完这部新作，却不能不动情了。这本书所描述的郭沫若先生从一九二八年流亡日本至一九三七年秘密归国这一段传奇性的经历，我是比较熟悉的。前不久，我根据自己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六年留学日本期间多次得到郭沫若先生指教和帮助的事实，撰写过一篇《炼狱式的爱国主义者的战斗一生》的文章，专题阐发郭沫若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我觉得，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发扬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现代文豪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于

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是十分必要的。就此而言，我想阐述的观点与《魂系中华》所表达的主题，恰巧是吻合的。这正是我欣然为此书作序的原委。

我和作者并不熟悉。虽然吴民民的《冰海沉船》曾获中国作家协会的优秀报告文学奖，然而当我初见其人而未见此书之际，还是心存疑虑的。作者这么年轻，最多不过三十出头，他了解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和英雄的中华儿女奋起反抗的历史吗？尤其是写郭沫若这样十分杰出的伟人被迫流亡日本，既受国民党政府的通缉，又遭日本军警的监视；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妻子是善良贤惠的日本人，如此坎坷曲折的经历，他能掌握吗？如果说，他只读过几本有关的历史书，收集过一些有关资料，那么是否就达到能够著书立说的程度了呢？

仔细读完这部洋洋八万余言的文学性传记，我的疑虑终于消失殆尽。是的，我们不能再用疑惑的眼光去看待青年人，不能低估他们的学识和创造。我们这一辈经受的艰难困苦已经成为历史，而研究总结这一段历史，不仅是我们这一辈的责任，更是我们下一代的责任。令人欣慰的是，不少象本书作者一样的青年，已经意识到这种历史的责任，并为之奉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这不能不使我深受感动。

传记文学，顾名思义，就是传记和文学的结合。作为传记，它应以特定的典型人物作为主要描述对象，既不被某些传统的偏见所束缚，也不为政治风云的变幻而困惑，还其历史真面目；作为文学，它必须根据历史的真实，栩栩如生地再现那个时代独特的人物个性和社会风貌，并揭示产生这一切的种种因素，给人回味、思索的余地。就此而论，描述郭沫若“这一个”

风云人物的那一段特殊经历，对于新中国诞生后出世的青年作家来说，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本书作者是有勇气和胆识的，他们采访了不少当事人，参阅了大量中外书刊资料，终于写成了这部既有史料价值、又有文学价值的传记。应当说，这部传记之所以能真实而生动的再现郭沫若先生的形象，描绘他如何被迫流亡日本，而又如何别妇抛雏冒险归国的悲壮经历，从而较为准确地揭示当时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蒋介石政府内抗日派和亲日派的矛盾；日本政府内皇道派和制统派的矛盾，以及郭沫若自身和家庭的矛盾，是同作者艰苦地发掘素材，熟练的驾驭素材分不开的。这里顺便提一笔，这本传记引用的第一手资料，不少是国内至今尚未公开披露的。

通观全书，我们不难看出，作者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来剖析郭沫若这个特定人物的。他们善于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郭沫若的豪情与柔情，欢乐和痛苦，也很善于通过细小的情节去反映时代的风貌。因为，从历史的角度去看，一个爱国主义者可以有他的种种非凡的举动，更脱离不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独特的个性。作者遵循的正是这样的逻辑，因而也就使郭沫若这位爱国主义者的形象更清晰，更感人，也更可信。作为郭沫若先生的学生和同志，我对郭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感受至深，也为这部传记能真实反映郭先生的爱国主义品格而深感欣慰。

现在，这部传记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这篇序只是个简单的介绍，相信广大读者自会作出自己的判断的。

啊，我年青的女郎，我自从重见天光，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

——《女神·炉中煤》

第一章

1

夕阳的余辉，在上海这座远东最大的城市上空弥漫着，巍峨矗立的先施公司的摩天楼、横跨苏州河的外白渡桥、外国租界深处的花园别墅，以及形状各异的广告牌，此刻都披上了一层淡玫瑰的轻纱。一切都显得那么迷人，可人们却无心顾及。他们在喧嚷声和喇叭声的包围之中，在摩天楼和贫民窟的交接地带，奔走着，忙碌着。他们恐惧得已近乎于麻木，根本就没想到大自然竟也会呈现出那么一幅令人赞叹的画面。

这是公元一九三七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此时此刻，稍有政治头脑的中国人都已经意识到，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即将爆发，苦难的中华民族正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

天色渐渐转黑，几缕残剩的余光终于在夜雾升腾之中消

失，而矗立街头的霓虹灯、广告牌却齐放光彩，使这座都市变成了五光十色的不夜城。

但是，座落在虹口北四川路上的那家月酒家日本料理店，却是门庭冷落，一反常态。顾客了了无几。两盏挂在店门口的日本式灯笼，在微风中摇摆，忽明忽暗，显得神秘莫测。七点刚过，几辆黑色的雪铁龙轿车悄然无声地驰入了月酒家日本料理店狭窄的停车场。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处借这一座僻静的日本料理店，招待刚刚从日本赶到上海的佐世堡海军记者团。

宴会开始了，一道又一道日本大菜端了上来，宾主盘膝而坐，品味着著名的日本清酒，轻松地交谈着。

酒过三巡，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留着长鬓角的日本记者，向日本大使馆海军武官本田忠雄少将欠了欠身，突然发问：“阁下，最近一段时间日本内阁屡经更迭，现在近卫文磨海军大将又继任了首相，您认为目前的时局会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

“这个……”本田忠雄将军放下手中的酒杯，不由得疑惑起来。在座的各位先生也一齐放下了手中的杯子，目光转向了本田。

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专制制度在欧洲瓦解，俄国率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整个世界出现了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潮流。这在日本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要求变革的呼声遍及城乡，形形色式的政党相继出现。日本一直是一个封建主义色彩十分浓厚的国家，“明治维新”将一丝资本主义的微风吹进了日本列岛，但这仅是一股纤柔的微风。而现在变

革的呼声甚嚣尘上，变化发生得这么突然，再加上人口以每年一百万的速度爆炸性的增长，国民经济日益恶化。一九二三年，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毁灭性的大地震，使得日本处于空前剧烈的混乱与动荡之中。

在日本，最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是军队。为了探求出路，在日本陆军中逐渐形成了两股政治力量。一股以石原莞尔为代表，他们认为要解决日本的贫困和混乱，只能在中国的满洲找出路。一九二八年六月，经过周密的策划，他们在皇姑屯炸死了张作霖。过了三年，他们又一手制造了柳条沟事件，继而侵占了整个东北。这一派称之为“制统派”。他们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苏联身上，只要蒋介石承认伪满“独立”，他们就主张和蒋介石携起手来，建立反苏反共的联盟。但是，相当多的掌握着日本陆军大权的军人，却认为拿下满洲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拿下中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不惜与支持蒋介石政府的英美等国开战。这一派军人称之为“皇道派”，以板垣征四郎为代表。这两派军人之间不断的纷争，加剧了日本时局的混乱。一九三六年“二·二六”事件以后，广田弘毅外相出面组阁，但过不了几个月便倒了台。紧接着，林銑十郎大将奉命组阁，但这个内阁也只有几个月的寿命。于是，日本元老西园寺公望亲自出马，向天皇推荐了自己的门徒——年仅四十六岁的海军大将近卫文麿担任了首相。

“先生们”，本田忠雄沉思了片刻，斟字酌句地说：“近卫首相是由德高望重的园公推荐的，让他主持大日本国政府是深得人心的选择，由他组成的内阁是深谋远虑的。对当前的局势如不稳操胜券，首相决不会贸然从事。关于这一点，大家尽可以放心。”本田将军知道，西园寺公望作为唯一幸存的日本政

界三朝元老，他的威信是空前的。因此，眼下把能够左右裕仁天皇的西园寺公望抬出来解围，是能够压住阵脚的。

“将军阁下，您认为近来中国华北地区会不会有军事行动？”又一个记者提出了问题。

“……不会！”本田将军摇了摇头，他端起酒杯，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又悄然补充道：“至少，今年八月一日以前不会……”

“那么阁下，八月一日以后呢？”又有人问。

“听说，今年八月陆军大更动，近卫首相将向陆军施加压力，把皇道派的支柱、驻华北日军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免职，编入预备役……这八月一日……”

本田忠雄少将自知说漏了嘴，便打着哈哈说：“这日本龙虾的味道……哈，哈，诸位，请，请……”

宴会在杯觥交错之中继续进行着，军人和记者们你一杯，我一盏，颜酡可热，笑语喧哗。再加灯光迷离，烟雾缭绕，你吞云，我吐雾，点缀出好一番热闹的景象来。

但是，这一情报很快被国民党的情报人员收集到了。几天之后，由王芃生将军主持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起草的秘密报告，送到了正在南昌的蒋介石的手中。

然而，这位被“西安事变”搞得魂不附体的蒋总司令，至今还沉浸在个人恩怨的旋涡里，根本没有把即将开始的全民抗日放在心上。那一天，他坐在办公桌前的转椅里，懒懒地拆开印有绝密字样的电文，粗粗浏览了一遍，并没有为事态的严重性而感到震惊。“哼，什么驻华日军将于七、八月间在华北地区闹事，简直是危言耸听。日本国内‘制统派’和‘皇道派’之间的矛盾与他们的对华政策，会有什么关系？！”他想起前不久刚

上台的日本近卫首相通过驻华使馆给他带来的密信，说是日本的目的只在满洲，满洲到手之后，事态决不会再扩大！想到这颗定心丸，他不由骂了一句：“神经过敏！跟日本打仗，我们有什么好处，这只会给共产党带来机会……”他嘴里轻轻嘟囔着，随手把那份文件塞进了档案柜。

谁能知道，蒋介石这种不屑的态度，将给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面前，带来多么深重的灾难啊！

2

时隔一月，蒋介石便偕同夫人宋美龄、秘书陈布雷，从南昌回到南京。蒋介石刚刚来到总统府的办公室，王芃生和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蒋介石的智囊张群，国民党的宣传部长邵力子，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以及专程坐飞机赶来的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先后来到了蒋介石的办公室。今天，他们名义上是受蒋介石的面见，商谈如何回复日本近卫文麿首相的亲笔信。

蒋介石的兴致很高。他走到茶几边，亲自打开精致的小罐，用小银匙勾了些茶叶，放入已经冲过开水的银茶壶里，随口说道：“这是陈公洽（陈仪）专门从福州给我带来的‘大红袍’。听说武夷山的武夷宫前有老幼两支宋代的茶树，一年四季采集的茶叶才一斤上下，这真算得是极品了。来，来，都来尝尝陈公洽的礼物！”蒋介石说着，又亲自端起茶壶，斟了几杯茶。

“委员长，我们自己动手，我可是个茶叶迷呀！”张群见蒋介石亲自倒茶，快步走到茶几面前，接过银茶壶说：“我也听说

过“大红袍”的美名，今天能托委员长的福，喝到公洽兄送来的极品，实在是三生有幸呵！”张群倒完茶，迫不及待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连声叫道：“好茶，好茶！怎么样，公洽兄有便的话，是否也给我捎一些？”

“好说！只是现在国难将临，中日一旦开战，战火必然蔓延全国，到时恐怕连武夷山上这两株茶树也难免遭灾呵！”陈仪不无忧虑地说道。

“公洽兄的意思，中日之战看来是在所难免咯？”张群的眼珠一转，死死盯着陈仪的脸。

“从目前的形势看来，恐怕此仗是劫数难逃！”陈仪的态度直截了当，跟张群绝然不同。

“公洽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岳军，你的意见呢？”蒋介石显然对他们间的争论很感兴趣。

“这……”听见蒋介石突如其来的问话，张群不免有点紧张，“委员长，日本近卫文麿首相曾经是日本贵族院的议长，他对中日开战好象并不赞同。我想他是明白中日两国交战，只会有利于俄共和中共这个道理的。不过，今天有日本通在座，我怎么敢班门弄斧呢？委员长，你说是不是？”张群不愧是老狐狸。他的话模棱两可，娓娓动听，既不暴露自己的观点，又不得罪任何人。而为防备蒋介石继续追问，他又把皮球踢到王芃生身上。

王芃生将军是湖南醴陵人。由于家境贫困，他从小就以勤奋刻苦，求知若渴闻名乡里。一九一一年二月，王芃生被选入南京复成桥军需学校，学习成绩连年优异，考试终不出前四名。因此，他毕业后就由校长张叙忠力保，资送日本经理学校高等科。一九一八年毕业后，又征得张校长的同意，以原薪送

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深造，致力于研究日本外交以及国际关系问题，没过几年就成了出色的国际情报官。一九二一年，他由中国外交界元老汪大燮推荐，外交总长颜惠庆聘请，代表中国政府赴华盛顿参加由美国威尔逊总统发起的世界性的外交会议。会上，他初露锋芒，受到了国内外人士的高度评价。这些年来，他五渡扶桑，从事中国政府的对日外交。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蒋介石下野后由张群陪同赴日，会见了王芃生。当时，他就对王芃生那风流潇洒的神态，滔滔不绝的口才，以及对日本问题的独特见解和渊博学识，大加赞赏。尤其是王芃生与日本朝野的关系，上至皇室成员，下至学者名流，遍及社会各界，更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即派王芃生担任东北军司令张学良将军的外交顾问，专门主持对日决策问题，同时担任《外交月报》的主编。总之，蒋介石对王芃生所提出的关于日本方面的问题，几乎是言听计从的。

王芃生楞了一会。幸好，他刚想开口之时，蒋介石把张群的话接了过去：“岳军的话很有道理。今天我请大家来，商量的就是这件事。前几天，日本近卫首相、广田外相通过使馆给我送信，再三申明要改善日中关系，实行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他说，日本的目的只在于满洲，他的政府决不能再容忍柳条沟事件的再现。因此，我们对时局和前途，应该乐观并充满信心！现在，布雷正准备起草给日本近卫首相和广田外相的复信，所以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乐观？不！”听了蒋介石的话，本来不想开口的王芃生，又慷慨激昂起来了。他真没想到，西安事变至今不过半年多，可蒋介石的态度却一日三变，如此难以捉摸。

王芃生的神态，使在座诸君都有点震惊，他们没想到这位日本通竟敢当面反驳蒋介石。

“蒋先生，虽然近卫内阁有意改变日中关系，但是日本陆军部的好战分子是不会就此罢休的。早在前两个月，东京政界的消息灵通人士就私下传说，八月一日以前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事件。前不久，国际问题研究所驻上海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在上海月迺家日本料理店举行的欢迎日本佐世保海军记者团的宴会上，日本驻华使馆武官本田忠雄少将，又提出了八月一日这个特定的时间概念。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据我分析，今年八月一日左右，华北地区日军肯定会有行动，如事态一扩大，必然会波及全国。到那时，战争就……”王芃生一字一顿，讲得有根有据，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是呵，前不久东京突然把陆军部军事课的高级课员冈本清福中佐和精通东南亚外交事务的大谷光瑞先生派到中国华北来视察，名义是为预防华北发生‘柳条沟事件’，实际远非如此。那个冈本清福中佐就是日本陆军的‘皇道派’人物！”陈仪也有点激动了，他曾是日本冈村宁次将军的学生，对日本陆军部军官的政治面貌，自然是一清二楚的。

“是的，蒋先生，布雷也是这个意思，复信还是先拖一阵再说吧。近卫文麿粉墨登台，根基并不稳固。在陆军部强硬派眼里，他是没有威信的。因此，我们不能相信近卫内阁的许诺。”陈布雷此时也用十足的宁波腔发表高见了。

“噢？是吗？……”蒋介石沉思半晌，突然回过头来，向邵力子和钱大钧问道：“你们的意见呢？”

钱大钧注视着蒋介石的神态，不无忧虑地说：“去年九月的丰台事件，十一月底的绥远事件，今年华北中日驻军又不断

磨擦，这都是战争一触即发的征兆。因此，蒋先生，我们对中日战争不能掉以轻心呵！”

然而，蒋介石却神态自若，似乎有点无动于衷。其实，对中日间的战争，蒋介石的心里并不糊涂，这一仗是肯定要打的，无非是时间早晚而已。只是，他担心共产党会乘虚而入，利用全民的抗战之情，行共产赤化之实。多年来，他一直奉行曾文正公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把反共作为第一要务，并没有结怨于日本。可如今，日军却首先向他的军队开火，使他被动不堪。而一贯忠实于他的张学良、杨虎城，竟又发动政变，逼得他不能不跟共产党合作，唱一曲抗日救国的高调。唉，唉唉，往事不堪回首呵！他不由自主地摸摸腰，那是西安事变扭伤的腰，至今常常隐隐作痛，不禁恨恨地叹了口气。

看见蒋介石叹气，众人以为他是在为眼前那纷乱的局势而感到伤心的缘故，因此，大家又用一种同情的眼光来望着他。

“委员长，近来孙夫人宋庆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周恩来都发出呼吁，希望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携起手来，建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还有海外的陈嘉庚、司徒美堂和流亡日本的文学家郭沫若，也都愿意归国参加抗日。委员长，事关民族存亡，应该下决心了！”邵力子极为恳切地说。

“郭沫若？”听到这个名字，蒋介石不由得一愣。

“是的，蒋先生，流亡日本多年的郭沫若先生也想归国来参加抗日，他几次委托于我，想听听你的意见。”王芃生凑到蒋介石的沙发跟前，小心翼翼地說道。

“郭沫若先生才华横溢，流亡日本已近十年，假如中日战争爆发，他哪里还有活路？现在，他有意来归顺委员长，我看

应该允许他回来。”陈公洽也插了上来。

“是呵，蒋先生，布雷非常敬仰沫若先生之文采。现在，他迫切想归国，也再三请我疏通疏通，所以我……”陈布雷也轻轻地帮着说道。

“你……你们这是……怎么都说起郭沫若来了？”蒋介石举目四顾，一时摸不清头脑。

“曹孟德有句名言：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钱大钧也忍不住咬文嚼字地劝说道：“中日战争不管如何，委员长毕竟是众望之所归。作为党国的领袖，如能不计前嫌，同意郭先生归国，那么天下有识之士，纵然一度离经叛道，也会学郭先生的榜样，一举归顺。这乃是载入史册的壮举啊！”

蒋介石有点不高兴，突然站了起来，“天下归心，载入史册？我蒋某人难道还要你们来开导？难道我蒋某人日理万机是为沽名钓誉，载入史册？荒唐，真荒唐呵！”蒋介石向前迈了两步，使劲捶了几下腰椎骨，突然推门拂袖而去，把这一帮文官武将留在了办公室里。

蒋介石这举动，吓得众人面面相觑，就连一向沉得住气的陈布雷也觉得事情不好办了。眼看一场好戏刚刚开幕，却又草草收场，王芃生的心里好不懊恼。他站了起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不！”陈仪却接过话茬说：“芃生兄，我看你虽然在委员长身边多年，却并没有了解委员长的脾性，岳军，你说是吗？依我看，委员长嘴里这么说，心里却早已经默许了。当年，郭沫若先生那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把委员长骂得狗血淋头，这口气总是难咽下的。但是现在，时过境迁，委员长心里虽然有气，也慢慢地消除了。诚如大钧所说，委员长如同意郭先生回

国，许多有识有才之士必会步尘而来，此举纵不能载入史册，但也能流芳千古，委员长何乐而不为？岳军，你说呢？”

“对，对！公洽兄言之有理。”张群打了个哈哈，又一本正经地说：“芄生，这件事你就放心吧。我和委员长交往多年，对他的脾性多少是知道一点的。郭先生回国之事，既要让委员长面子上过得去，又能使他得到宽宏大量的美名。假如有两全其美之法，那就不妨先做起来，到时让委员长心领神会就行了！”

“那……”望着张群那捉摸不定的神色，王芄生的心里仍然有些狐疑。

“就这样办吧。”钱大钧胸有成竹地说：“芄生兄，日本方面由你安排，委员长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到关键时刻请岳军说说就行了。你可以先托人告诉郭先生，请他放心，他的归国之愿是很快会实现的。”

“那……公洽兄，能否请郁达夫帮我们带个信，把今天的情况告诉郭先生。达夫和郭先生私交甚深，他的话郭先生是最相信的了。现在达夫正在你的门下，你看……”

“这没问题。我立即打电报给达夫，请他写一封信给郭先生，这事就包在我身上吧！”陈仪回答得很干脆。

陈仪是浙江吴兴人，与祖籍富阳的郁达夫是“大同乡”，平时常有来往。因此，陈仪主闽期间，特意邀请郁达夫到福州，作为他的幕僚。他深知郁达夫与郭沫若的交情很深，便做了个顺水人情。

张群两眼骨溜溜地扫视着众人，心里升起了一团疑云。他觉得，此事未必如王芄生所说的那样纯洁，而众人异口同声劝说蒋介石尤为蹊跷，这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它的背景又是什么呢？是日本？美国？共产党？他虽说情清楚，却觉得这是